

<<X报告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X报告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1183715

10位ISBN编号：7501183716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新华出版社

作者：安昌河

页数：237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X报告>>

### 内容概要

“我”偶然闯进入了一位习性古怪的老人东鱼的生活里。

东鱼的人生故事非常简单，就是杀妻。

爱城教育局局长的女儿潘雪莲对东鱼一见钟情，突如其来的爱情让东鱼感觉到特别难以忍受，决定要杀掉她。

东鱼希望能借毒蛇除去潘雪莲。

不想潘雪莲却在数次被蛇咬中产生了抗体。

东鱼在绝望之中，听说了一种叫“鸡龟儿蛇”的毒蛇。

鸡龟儿蛇唯独秦村才有，蛇女是唯一可以抓到它的人。

蛇女家族是治疗蛇毒的高手，但是她们身上带有奇毒，男人一旦与其同房，就会中毒死亡。

在治疗蛇毒的过程中，秦村人太多的隐私被蛇女所掌握。

而秦村，恰是“我”的故乡，通过东鱼的讲述，“我”知道了秦村所有不光彩甚至是黑暗的事情。

## 作者简介

安昌河，青年小说家。  
出生于四川安县。  
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鼠人》、《鸟人》、《秦村往事》、《爱城往事》等。  
伤口以其肃穆、朴实、诡异的传奇风格，对社会与人性的深切忧虑和悲悯，而深受读者喜爱，被誉为“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家”，“在黑暗深处寻找光明的勇者”。

## &lt;&lt;X报告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我和小颜都认为如果做出来的话，这应该是一期非常漂亮的节目。我们拍摄的是一位治疗性病的中医，传说此人还是治疗性功能障碍的高手。选题差点没通过，是我硬争取的。

我跟小颜说，我之所以硬要做他，是因为我有求于这个人。

我在电视台工作，负责社教部工作。

我们社教部开设了一档名字叫《爱城故事》的栏目。

这个栏目主要是反映老百姓的生活，有故事，有情节，收视率非常高。

收视率一高，压力就大，我们得四处收集那些有看点的点子，甚至还花钱跟人买，谁提供线索，一经采用，即付人民币一百元。

可能是钱给少了的缘故，开始的时候基本没有人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。

由于缺少那种非常有意思的节目线索，节目的收视率开始下滑。

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决定将购买线索的报酬由原来的一百元提高到三百元，如果播出后节目引起了不错的社会反响，再追加两百元。

果然电话铃声不断了。

但是提供线索者很多都是看着那钱的，提供的线索也是千奇百怪，有人甚至提出希望我们跟他一起去捉他妻子的奸，他说他晓得行踪，保管一去准抓住，但是线索费要双倍……还有人说她的老公的肚子里有人说话，每次做爱的时候，她都听见老公的肚子里有人说话，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娇滴滴的……

线索是一个自称有百万资产的人提供给我们的。

我还以为他是要捐资助学或者做其他的什么善事，他说不是那个目的，他是要通过我们电视台感谢一个人，说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，他就不可能有今天。

那人说，他原来有位很美貌很贤惠的老婆，只是结婚二十年来，却从没生育过。

然而这并不是她老婆的过错，责任全在他的身上，因为一场大病过后，他那东西根本硬不起来，连男女之事都做不了，如何有生育。

无奈之下，他老婆离开了他，他万念俱灰，丧失了生活的信心，流落到爱城。

看着别的夫妻带着娃娃漫步街头，尽享夫妻之欢，天伦之乐，而他却是如此悲惨下场，由不得悲叹上天对他的不公，于是投河自尽。

这个时候有人救了他，这个人是个中医。

如果故事单是只到这里也就平淡了。

中医将他从爱城河里救起来，问他究竟为啥要自杀。

富翁将自己悲惨遭遇说了。

谁晓得中医一听哈哈大笑，说这有何难，我帮你把失去的幸福找回来就是了。

中医给他开了三副中药，三副中药还没吃完，他那东西就硬得起来了。

于是他恢复了生活的信心，做起了生意，随后生意越做越大。

三年前，他新娶了一个老婆，他的老婆三年时间给他生了三个娃娃。

讲完了，那人问我，如果没有中医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他，就没有他现在的一切。

我惊喜不已，连声说是。

当我要求他配合我们做这个节目时，他推辞了，说他现在念着中医的恩情，正四处做善事，从来没有留下个姓名。

至于采访嘛，建议还是多把时间留给他的恩人，那位神奇的中医。

选题报送到台长那里，台长听得眼睛都直了。

他说吹牛吧。

当我说那人拒绝出面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台长笑起来，说肯定是吹牛。

我说不管那么多，这个节目我肯定是要做的，就算不播出，我也要去做。

拍摄的时候，赶上了一个男人前来送锦旗。

那是一个魁伟的男子，他高举的锦旗上面写着两句话，“昨天有求不应妻离子散，今日重振雄风气象”

## &lt;&lt;X报告&gt;&gt;

更新”。

中医的店面不大，很简陋，但是锦旗往那一挂，满屋就显得亮堂起来。

我看着锦旗上面的那两句话语，直赞叹说写得好。

小颜问哪里好。

我指着“有求不应”四个字，说，你仔细品味品味，就晓得好了。

小颜说她品味不出来。

我说，对一个男人来说，人生最大的悲哀，莫过于“有求不应”啊。

小颜明白出了那话的意思，白了我一眼。

做完节目已经很晚，中医要宴请我们。

我说饭是要吃的，还是我请你吧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和小颜分坐中医两边，为他斟酒添菜。

中医开始还受宠若惊的样子，只两杯酒下肚，就拘谨全无了。

他的酒量不大，不过十杯的样子，舌头就大了，硬了，但是话却多了起来。

他说的都是在行医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希罕事、古怪事。

这些我都不感兴趣，看他嘴巴里像含个大枣很费力说话的样子，我腮帮子都酸了。

我不想让中医太醉，后头我找他还有事，就跟大家说别劝他酒了，还是听中医说说话。

中医说了半天，最后有一段话我虽然不是第一次听说，但是能够从这么一个人物嘴巴里冒出来，感觉还是挺新奇的。

他说，人是这天下最奇怪的动物，这奇怪主要体现在“那方面”。

他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拿眼瞄了瞄小颜，见小颜的神色里并没有厌恶的成分，就大了胆子。

接着说，这天下所有动物除人之外，那个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传宗接代，为了传宗接代它们才有发情期，只有在发情期到来的时候它们才那个。

奇怪的是人的发情期好像随时都有，因此人随时都可以那个，都在那个。

人的那个不再是为了繁衍后代，而是为了搞着玩——搞着玩就是乱搞嘛，这目的意义就全变了嘛，这很不符合自然规律，不符合自然规律就是病态的一种表现嘛。

所以我跟那些前来治疗的人说，我说你们把心思放宽敞些，放愉快些，没啥大不了的，这个性病啊，其实我们早就得上了。

没有谁跑得开躲得了，性病与生俱来…… 吃过饭，我搀扶着醉熏熏的中医，要小颜他们先回去，我和中医还有点事情。

中医以为我有那个方面的爱好，挥舞着手臂说去花街，一切由他安排。

我说不是，我找你，是想请你帮我一个朋友治疗一下病。

中医问啥病，是不是性病。

我说不是，是阳痿。

中医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，兄弟，看你对我一片诚意，今天晚上又这么厚待我，我就跟你说老实话吧。

我治疗性病是一把好手，那性功能障碍嘛，不过是搭配起来闹着热闹的，撑着门面好看些，我是没有多大把握的…… 那今天下午送锦旗的——那是我表弟，不是为了配合把电视拍得好看么？

中医凑在我耳朵边说。

我说那个热线电话呢？

也是你找的人？

现在啥事都要搞炒作嘛。

中医看出了我的不快，有些悻悻地说。

看着他被橘红色路灯映照得有些扭曲的面孔，恨不得一巴掌挥过去。

我扭头就走。

中医摇摇晃晃跟着我后面说，兄弟，如果是性病我就帮得了忙的…… 2： 台长问我，有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将节目收视率提上去。

我说我们再努力努力。

台长正色说，如果你感觉到压力太大，我们可以考虑让你去学习一段时间。

## &lt;&lt;X报告&gt;&gt;

我说，我们正在想办法，正在寻找能够引起轰动效应的题材……台长挥挥手说，我只要收视率，怎么做，做什么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问他们有没有接到可以做一做的线索。大家都摇头。

正在郁闷的时候，来了个电话。这个电话让我兴奋得连说话的声音都跑调了。

打电话来的是爱城的一个老退休教师，他问我你是不是《爱城故事》栏目的负责人。我说是。

他说你们晓得不晓得一个叫东鱼的人。我瞥眼问大家晓得不晓得一个叫东鱼的人，大家都摇摇头。于是我跟他说，都不晓得。

那退休教师噢了一声，说这也难怪，你们年轻。

我说你说吧，他怎么了。那退休教师说，大上前天，在一条老巷子里，我看见他拎了一串耗子，藏头藏脑的。我好多年没见他了，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这都是因为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啊。

我说他抓耗子干啥？老教师清了清嗓子，说，他抓耗子肯定是去喂蛇。

喂蛇？我吃惊起来，爱城还有养蛇的？是宠物么？

是野蛇。老教师说。

我暗喜，心想这下子有选题了，一个人抓耗子喂蛇，多刺激人心的一个场面啊。稍加挖掘，比如他为什么要喂蛇，怎么喂……就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故事，如果能够现场拍摄他与蛇共舞的场景，突现出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，别说上爱城电视台，就算是上CCTV也够本了。

老教师说，他跟东鱼在早些年共过事，他教物理，东鱼教生物。说到这里，老教师对东鱼在生物方面的教学赞不绝口，说他从来没看见过那么有学问的人，这天底下的生物，几乎是没有什么他不晓得的，他清楚任何生物种类的起源与演化，对它们的习性了如指掌。

其实他最有研究的还是蛇。那老教师说，因为他对蛇太了解，他一看伤口，就晓得是啥蛇在啥时候啥地方下的口。其实这还不算，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居然能够唤蛇。

我跟他打过赌的。老教师说，当时我们教书的学校是一个破庙，我住东厢房他住西厢房。他那人脾性很古怪的，不善和人交往，不苟言笑，显得很孤僻。这一天，他在我住的屋子门口探头探脑地张望，我看见了，邀请他进屋坐坐。他进来了，也不坐，把屋子打量了一阵，然后跟我说，说我跟你说一个事，你听了别害怕。我笑起来，说有啥事情会让我害怕的？他说，你的屋里有一条茶缸粗细的火赤炼。

我说你咋晓得？他说我晓得，我就过来跟你说一声，叫你看见了别害怕，也别伤它，它怀孕了。我说你咋晓得？

他说我就晓得。说着他要离开。我叫住了他，说，你要真晓得，就叫出来给我看看，不是说你有多神么？我看看你究竟有没有这能耐。

我们正说话的时候，学校里其他的老师以为我们在争吵啥，也都围了过来。当明白了是咋回事的时候，就一起怂恿说让他把蛇叫出来。

## &lt;&lt;X报告&gt;&gt;

说到后来，竟然赌上了，赌他把蛇叫出来——因为我们曾经听说过他有唤蛇的本事，都没有亲眼得见——赌注是我的半个月工资。

但是东鱼不干，他涨红着脸，嘟嘟囔囔着要离开。

被大家拉住了，大家硬下了心肠，就算是撕破脸皮也要他把蛇叫出来看看，你不是说有么？

既然有，你就叫出来看看啊。

要不然，你就是造谣惑众，危言耸听，骇人听闻，是骗子。

东鱼如何受得了这气，他答应赌一赌。

大家伙儿都加入了进来，一共六个人，每个人半个月的工资。

如果东鱼唤不出来蛇，就赔出他的半年工资。

老教师讲到这儿的时候，好像外面有人在说啥，他搁下话筒就跑到外面去跟人搭茬去了。

我耐着性子，把话筒捏在耳朵边，等待他回来继续说。

怎么样？

大家问我。

我说很传奇，跟听评书似的，精彩得很。

这时候老教师回来了，说真对不起，刚才外面有人说一只猫被电击死了，我问啥颜色的，说黄色的，不是白色的，白色的是我家小强……我说老师，您请接着继续吧。

他当时的确把我们都吓住了。

老教师说，他让我们都走出屋去，说我们身上有怪味，蛇要闻着了，就不会轻易出来。

我们只得听他的，就走到门口去，看他咋弄。

东鱼走到一个墙角边，蜷下身子，嘴巴里发出一阵阵怪响，好像是口哨，又好像是在吧唧什么很难嚼烂的东西。

过了一阵，东鱼慢慢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慢慢地后退着，后退着……可是在他的前面，我们啥也没看见。

他慢慢地退到我们跟前，我们问他，蛇呢？

他回头冲我们怪异地一笑，我们被他那怪异的笑容唬了一跳，正惊惧间，他指了指我们的脚下。

我们低头一看，个个寒毛竖立，背心发凉，因为在我们脚下，盘踞着一条胳膊粗的红艳艳的赤炼蛇，正吐着乌黑的芯子，一双阴邪的眼睛张望着我们。

我们谁也不敢动一下，个个腿脚发软……当东鱼像薙一段裤带一样把那条火赤炼抓走了过后，我们都尖叫起来，逃似的离开了。

后来我们才晓得，那天还有一位老师尿了裤子。

至于那间房子，我是再也不敢进去住了。

东鱼是个厚道人，我也是那以后才看出来的。

老教师说，我们几个的工资，都按照半月的数给他，他没要。

说到这里，老教师叹息一声。

我问后来呢？

后来怎么了。

老教师说，后来他被抓了起来，进了班房。

我在报纸和广播里听说他以前犯过什么事，但我感觉那都是诬陷人家的，这其中肯定有六月飘雪的冤屈。

这后来为啥又抓人家，我都觉得蹊跷。

随后不久，我被调离了爱城，不过东鱼的事情我一直惦记着的。

退休后回到爱城，我还到处找过他，但是没找着。

直到那天我在老巷子里遇着他，晓得他还活着。

我上前跟他打招呼，他却推开我，我说了我的名字，问他认识我不，他一个劲地摇头，赶紧离开了，生怕我伤害他似的。

老教师哀伤地吁了口气，好像淤积了一肚子的惆怅无以释怀。

他说，我晓得这么些年来他肯定受了太多的伤害，只可惜我就要离开爱城去美国照料我的孙子了，要

## &lt;&lt;X报告&gt;&gt;

不然，要不然……我真想跟他好好说说话…… 3： 小颜说，她在街上遇见那个中医了，那个中医问她节目啥时候播出。

我说那个中医的节目不播了。

小颜歪着脑袋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说，是不是人家昨天晚上没有把你伺候安逸？

我说我是“有求不应”，那些事是做不了的。

小颜嗤笑一声，要离开。

我叫住她，说，那个中医的节目不播了，他是个骗子。

小颜哦了一声。

我说，昨天下午那个锦旗是他表弟送给他的。

难怪，那家伙一看就不是啥好货。

小颜说，这节目出不了，就会出现空档，怎么办。

刚才接了个线索，很有点意思。

我将刚才电话的内容跟小颜说了，但是担心会是虚假线索。

小颜说是不是虚假线索很好验证的，那个退休教师不是说他在广播里听说过关于东鱼的消息么，一问广播局当年的老同志，不就清楚了么？

我连声称赞好主意。

我们找到了两个老同志，他们说当年的确是听说过东鱼这么个人的名字，但是由于时间太过久远，都记不太清楚了。

末后，两个老同志跟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，说有一个叫袁的老同志，他过去在爱城报道组工作过，最擅长的就是写批判报道，既然东鱼是被批判过的，袁就一定采访报道过他。

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袁。

袁已经枯老得不成人形了，他被塞在一个可以推着前行的不锈钢椅子里，歪着嘴巴，不时滴沥着晶亮的哈喇子。

我们一看那情形，就要离开，被袁的爱人，一个茁壮的老妇人叫住了，说，你们不是要采访他啥事么？

这时候，我看见袁一听采访两个字，原本黯淡的眼睛一下子明亮了。

小颜不无忧虑地说，他……能行么？

有啥不行的？

在我们身后的袁突然说道，尽管声音有些含混，但还是可以听得清楚。

你能说？

我们问。

袁点着头。

我们接过袁的爱人递过来的椅子，在袁的跟前坐下。

你是不是采访过一个叫东鱼的人？

我们问，因为我们坐的椅子高，而袁坐的椅子太低，我们在问话的时候不得不向前埋下身子，探着脑袋。

东鱼……他啊……你们问他干啥？

袁咧着歪嘴说着，一缕晶亮的哈喇子沿着嘴角滴沥了出来。

袁的爱人手拿一根毛巾，赶紧上前给他抹了。

我们想了解一些他的情况，你还记得这么个人么？

我问。

我采访过的，有谁我会不记得的？

袁想嗤笑，没发出笑声却喷出了口水，他的爱人赶紧抹了。

袁努力想要抬起自己的手臂，却没办法，在他爱人的帮助下，他还是抬起了手臂，哆嗦着指头在自己的胸口上点了点，说，你们也是记者吧。

晓得么？

采访得用心，只要用心采访了，就永远不会忘记。



## &lt;&lt;X报告&gt;&gt;

眼看那哈喇子流了出来，我们都唯唯诺诺地应答着。

等那哈喇子被抹去了，我们说，我们想知道东鱼的一些事情，想请你给我们讲讲。

我用这么几个字来概括他。

袁吸了口就要流淌出来的哈喇子，但是无用，哈喇子照样流了出来，晶亮地挂在嘴角，等他爱人给抹去了，他才慢条斯理地一字一顿地说，歪门邪道、生活堕落、顽固不化……我说能说详细点吗？

把他说详细点干啥？

你们是要给他翻案么？

袁突然激动起来，那嘴角边的哈喇子泉水般向外汹涌着，弄得他的爱人不停地给他抹着。

我们赶紧说不是那意思，我们只是想了解一点关于东鱼的事情。

他有啥好事情！

早定案了！

袁急躁起来，他偏着的那疙瘩蒜头模样的脑袋，不停地颤栗着，好像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。

他说，我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采访了几十年，写了上千上万条报道，你们不来问我的事情，却去问他的事情，你们……你们究竟想要干啥……袁突然被一口口水呛住了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咳嗽完了，再没声息。

我们看着他歪腻在不锈钢椅子上那原本矮小的身子，现在变得更加矮小了，像一只枯萎的茄子。

袁似乎很累，只有两眼珠子间或翻动一下。

我们被吓住了。

袁的爱人却像是经见惯了的，她给袁抹了一下流出来的哈喇子，然后上前将他从椅子上抱了出来，像抱婴儿一样抱在怀里。

他每次生气，都要上厕所，要不，就要厕身上了。

袁的爱人说抱着袁进了卫生间。

我和小颜面面相觑地离开了袁的家。

我们又去了档案馆，希望能够查阅到东鱼的资料。

东鱼让我兴趣盎然，我想知道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在档案馆我们没有找到半点东鱼的资料。

我原来乐观地想，我们会找出许多关于东鱼的报道，或者批判文章，在那些报道的屁股上，甚至还可能会看见袁的署名。

回到办公室，我们开了个会议。

我要他们赶紧凑出一期节目来，由我和小颜继续寻找东鱼，只要寻找到东鱼，好好做两期节目出来，只等节目一播出，收视率下滑的局面，马上就能得到改变。

编辑推荐

《X报告》献给汶川大地震中的逝者和生者——他们演绎过这片土地曾经的壮美。

<<X报告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